

2402

盤縣特區文史資料

88

第十輯



政协盘县特区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盘县特区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盘县特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政协盘县特区第七届委员会

文史委员名单

马永康	王元凯	卢正文	<u>李廷辅</u>
余兴洲	杨本良	张道纯	张彭年
郑焜贤	骆开选	曾有华	熊平楚

(按姓氏笔划为序)

封面题字 涂月僧
责任编辑 张礼华
编 校 骆开选 张道纯
征集
封面设计 余兴洲
封面木刻 黄世伟

(封面图：原盘县钟鼓楼)

黔刊字第M—10419号
贵州省盘县特区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刷数1—1500

目 录

编者的话	(1)
盘县会议是二、六军团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	孙日昆 (2)
盘县统一战线工作的回顾	王元凯 (13)
红军路过鹅毛寨	秦文义 李松林 (25)
唐大嫂救了我	李德富 (26)
参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回忆	章德芳 (28)
回顾盘县第一次普选	刘 天 王秀峰 余兴洲 (30)
盘县解放前和解放初档案工作概况	刘希忠 (33)
培养税源富国富民	高锦屏 (36)
盘县第一个互助组的点滴回忆	唐性奇 (39)
查禁烟毒	张家顺 (41)
禁用银元铜元	张家顺 (44)
记洪水冲走了麻峰岩	杜宗尧 (46)
吃水不忘挖井人	骆开选 (49)
回忆水淹双凤镇	蒋先儒 (49)
回顾棉花棉布统购统销	王秀峰 (51)
回忆粮食统购统销	王秀峰 (53)
清光绪年间盘县商业概况	冯兴洲 (56)
风洞河水力发电站建设概况	濮国湘 (81)
普田茶史简介	苏绍孔 (63)
山城美酒万里香	卢起发 (64)

解放前盘县交通概况	冯德初 遗稿	(68)
民国时期的盘县公路	刘仕贤	(69)
略谈两镇建置	叶德芳	(72)
解放初期盘县城关镇面貌	张彩煜	(75)
回忆我在盘县的学生生活	张凤祥	(78)
水塘文庙的建立与水塘学校的演变	董均荣	(95)
水塘女子小学	董均荣	(98)
盘县黔剧团的历史回顾	洪 林 高斯常	(99)
乐民学校的创立	邵凤书	(106)
幼儿教育历史点滴	靳忠甫	(107)
凤鸣小学琐忆	张顺昌	(103)
我所知道的张曾复	本会搜集	(111)
记县长李剑青二三事	张汉昌	(120)
赃官李剑青	杜强仁	(124)
安兴师管区在盘县	谢敬德	(126)
“不谙世事”的遭遇	肖开增 罗勤业	(128)
凤鸣镇记事五则	王亚东	(130)
概述丹霞山护国寺的沿革与外国佛教的关系	李觉今	(132)
我所知道的博复礼牧师	唐蒙涛	(136)
范仲华生平及作品简介	范必达	(141)
白先生	范仲华遗著 余兴洲搜集	(143)
姜鸣岗先生	王文德	(145)
亡羊补牢	余兴华	(150)
云淡风轻近午天	陈聚禄 词曲 谢敬箴 默录	(151)
我的外祖父杨子白先生事略	王定钧	(151)
杨子白先生	王捐之	(156)

盘岳拾遗	谢敬箴(159)
张莲仙行述	龚兴让(162)
同盟会员董伟伯先生简介	董均荣(164)
先父建南公志	鄢宝信(166)
回忆宋位三老师	余心海(169)
怀念陈聚禄师	李廷辅 遗稿(171)
我的外祖父	许德泉(173)
冯培义先生事略	谢敬箴(178)
先父子谦公生平事略	任天成(187)
我所知道的冯剑飞	王家骥(184)
祭母文	张道藩 遗稿(187)
记张道藩奔母丧	李兆杰(193)
张道藩的日常生活	张道纯(194)
祭父母文	张汉祥(196)
宋马刀轶事	沙 丹 搜集(197)
黑人牙膏——岑沛华二三事	杜祥仁(199)
碧云洞摩崖简介	朱流清(201)
给碧云洞正名	朱流清(211)
两块石碑的发现	沈命源(215)
简介先父核雕	骆开选(216)
讲“圣谕”	张道纯(217)
民俗——迎神赛会	谢敬箴(218)
朱泮林狱父被五马分尸	邵凤书(221)
美军寻尸记	李兆杰(222)
刘汉英先生生平及在盘州诗作	何 逸(223)
《盘关吟》	罗浮仙(225)

盘阳八景.....	陈兴朴(227)
质疑、补充、订正.....	本 会(229)
征稿启事.....	本 会(231)
勘误表.....	本 会

編 者 的 話

《盘县特区文史资料》第十辑与盘县人民见面了。这一辑属于地方史料，人物史迹较多。“大量的史实，都是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通过历史人物的正反两方面的事实来教育下一代，这是史料工作者的职责。”“文史资料工作，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于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叙述。”“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有些人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但政治上是爱国的，赞成民主的，对民族的发展，祖国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就应该肯定。有些人一生反动，但也做过一点好事。有些人一生进步，但也有革命战士的缺点。我们就应当对之一分为二。一时有功，就写他的功，一时有过就写他的过。“以镜为镜，可以整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们就是这样来编写这一辑史料的。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请给指教。

一九八八年十月一日

盘县会议是二、六军团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

贵州省博物馆 孙日锟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七日，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三月，转移至乌蒙山区，在敌军五个追剿纵队的尾追合击及滇军、川军的堵截下，红军进行了有名的乌蒙山回旋突围战。三月末由滇东杀回贵州的盘县地域，原拟在此创建根据地，因开向盘县的途中接总部电，总部提出二、六军团可渡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二、六军团领导在盘县会议上审时度势，从全局考虑，从战略观点看问题，毅然作出渡金沙江北上的重大决策，此亦盘县会议最为成功之处。以后甘孜与四方面军会师，二、四方面军挥师北上，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静宁会师，胜利抵达陕北，为开拓抗日的新局面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一、南北盘江上游地域创建根据地的设想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二军团四师占领盘县县城，二十九日，六军团占领亦资孔，贺龙、任弼时等领导同志有在此地域创建根据地的设想。“我军根据下列条件，拟在滇黔边活动，并创立根据地。甲、北盘江以西，南盘江以北，牛栏江以东，乃一广大地区，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我军活动；乙、反动统治力量薄弱，距离反动统治中心较远，交通不便，增敌进攻困难；丙、当时周围敌兵减少，……是我军

远征过程中最有利环境。”①当时即派有一支小分队向兴仁方向活动，准备派兵相机占领兴仁、兴义等县，这一支实在国民党资料中曾有反映。“三月二十九日，……一部窜至普安以西之旧普安。”②二军团虽已派出向兴仁活动的小分队，但在此建不建根据地，尚待军分会讨论决定。三月三十日，二、六军团军分会在盘县武营头召开会议。“三十日，……肖克、王震、张子意到盘县，讨论新的行动问题。”③走与留的问题事关重大，当时朱、张联名的以军委总部名义同二、六军团先后往来数电，三月二十五日总部电：“……如趁此时过金沙江尚有可能，……我们建议你们在渡河有把握条件下，三月水涨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到雅砻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提出五个渡河点）如你们决定，我们即派队接应你们，如你们尚不十分疲劳时，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④二、六军团三月二十五日以后回电：“在目前敌我力量下（即包括敌之樊、郝、万、郭、李、孙等纵队），于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认为还是有利的。”⑤又电：“我们渡河技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觉大的困难，”⑥二、六军团三月二十八日抵达盘县后又向总部去电称：“最近国内和国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即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更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抑或留在滇黔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⑦二、六军团从一九三五年六月后，即与中央军委的电讯联系中断，中央到陕北后，即以周

愿来署名的明码电报向二、六军团联系，二、六军团恐为敌所用，不敢以明码电报回电，仍以密码电回答，结果此电为张国焘所获，以后，张国焘即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并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与二、六军团联系，二、六军团仍认为一、四方面军在一块的，并不知道中央与陕甘支队已北上的情况。贺龙同志在回忆中讲过：“周恩来同志用明码给我们发电报，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才知道密码本交给张国焘了。”

⑧二、六军团与张国焘电讯的联系，将张、朱的电一直认为是代表军委的，因此在去电中有“请军委决定”之词。三十日，二、六军团军分会在盘县开会，是日恰收到总部电：

“（一）依据国际国内情况，民族革命高潮在增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份估计，蒋军虽削弱，并不能计算他在何时崩溃；（二）最好你们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处北进与我们会合一同北进，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应尽力策应；（三）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四）应如何请按实际情况决定，不可受拘束。”⑨二、六军团领导在会议上讨论的结果是：决定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会合，进行渡江的准备工作，进行长途转移的准备工作；立即停止向兴仁方向的行动。任弼时同志的总结中写道：“军委多电虽未肯定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故最后决定北渡金沙江与主力会合。”⑩关向应在二、六军团到达西康白玉的总结中提到：“我们亦从此结束了长江南岸建立根据地的意图，开始了北渡长江的政治作业。”⑪肖克同志说：“是按原方案呢？还是遵照总部指示？经过究研，认为整个形势在西北方。我们就同意了总部的电报，渡江北上，这是盘县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决

定。”⑫“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我们当时整个的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⑬

二，盘县会议重要性的论述。笔者认为，红二、六军团在长征中开了若干次会议，即在贵州时，也开过五、六次会议，但盘县会议是二、六军团长征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

1、当时国内形势险恶，已处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夜。

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三省完全为日本帝国主义所霸占，继又占热河省，河北及察哈尔省实际上已处于日军的监视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国民党亲日派骨干何应钦与日本在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进行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十月，日冀军使使汉奸殷汝耕在北平郊区通县组织傀儡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内蒙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十一月二十六日，国民党政府在日军的威胁下决定撤销北平军分会，准备十二月十六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际上等于把河北及察哈尔两省变成第二个“满州国”。平津报纸当时以醒目标题刊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有力地使具有爱国心的一切人民猛醒。十二月九日，北平六千多学生举行了震动国内外的“一二·九”运动，学生们代表了中国的心愿，反对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自治运动，反对日本侵略华北，十二月十六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之日，北平学生再次进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一二·九”与“一二·一六”北平青年学生的爱国示威

游行，冲破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长期的恐怖统治，而且，运动发展很快，越出学生运动的范围。全国工人阶级，上海十四法团，华北文化界，妇女界等均发表宣言和通电，民族资产阶级也发出：“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呼吁。一九三六年二月，在蒋介石卖国集团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实施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终于成立了。日本侵略军又得寸进尺，正策划成立“内蒙自治政府”。以上所举是二、六军团在盘县会议前的国内形势，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已成一触即发之势，中国工农红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抗日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因而，北上抗日并非一句宣传口号，而是要付诸实现的具体行动。

2、红军的主力已在中国西北方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率领下，粉碎了张国焘的反党和分裂红军的阴谋，以一、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又称陕甘支队）”，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党中央还发布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广泛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与红十六军团会合后，陕北已成为红军的抗日前进基地，红军的主力在西北，对抗日十分有利。四方面军被张国焘错误地拉着南下，在百丈关战斗及天全、芦山、宝兴的历时三个月战斗后，兵力损失较严重，只好退到西康的道孚、炉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带。

这里经济十分落后，缺粮，无法养四方面军余下的四万多人，出路也只能是北上，因此，张国焘在给二、六军团的电报中有：“到雅砻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一词的出现，这是由于张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由于当时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及刘伯承同志的坚决斗争，由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要求的结果。二、六军团在红军主力已向西北集中情况下，自然会考虑过金沙江向西北进军。

3、二、六军团从创建根据地的实践中得到的认识

红二、六军团自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突围后，第一次欲在石、镇、黄创建根据地，到达贵州江口及石阡后，由于尾追的湘军及一部中央军紧追不放，黔敌又在乌江西岸、龙溪地域、镇远、岑巩地域堵击，蒋介石亦欲以重兵聚歼红军于乌江以东，铜仁、松桃以西之地域，二、六军团不得不放弃创建根据地这一设想。一九三六年二月转移到黔、大、毕，二、六军团在此欲创建根据地，成立了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了县、区、乡政权及游击队约一百多个，确已初具成效，但由于敌人五个追剿纵队及外围堵截兵力的围剿，黔西、大定相继丢失，只余毕节一隅，不得不退出。到乌蒙山地域时，敌追剿五个纵队仍紧紧缠着不放，致有乌蒙山回旋突围。从这些实践看，孤军在江南，无策应的友军，敌人更能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说明在江南创建根据地的难度增大。二、六军团的领导着眼于战略，着眼于全局，因此作出重要决定——北渡金沙江。肖克同志说：“现在看盘县会议，接受总部指示是正确的，对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会合，进到陕甘宁，这是带关键性的决策。”⑭

三、对盘县会议的其他几点认识。

1、盘县会议过去为什么不予大力宣传和研究。

过去有一种说法是：盘县会议是根据张国焘指示决定过金沙江的，因此，既然否定了张国焘，盘县会议也就黯然失色，这是历史资料的株连，恰恰是反历史的。过去的这种说法正是长期以来对盘县会议未予重视和究研不够的主因。其实，当时发出文的署名是张、朱二人。“在盘县时，接到总司令部的电报，署名是朱德总司令和当时窃据总政委的张国焘。”⑤张国焘的用心是想拉拢二、六军团，进而使二、六军团并入四方面军，象他将五、九军团并入那样。而朱德同志的用心则是：朱德与刘伯承在四方面军中与张国焘的斗争显得势单力薄，常常被张国焘的“多数”和表决机器压倒，如果二、六军团北上与四方面军会合后，朱老总可以团结贺龙、任弼时等这些富有斗争经验的老同志一块与张国焘斗，斗争就会更有利一些。以后实践证明，张国焘的幻想落空，朱德同志的想法是正确的，不但使二、六军团升编为第二方面军，杜绝了张的并入想法，且在编二方面军时，朱德同志以巧妙的斗争艺术，将中央红军的九军团（即三十二军）也编入了第二方面军中。以后朱德同志与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一块，合力坚决与张国焘展开斗争，迫使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与二方面军一块北上，这说明是盘县会议的正确性所产生的结果。

2、盘县会议决定北上后，即着手进行准备，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在盘县期间，“我们的工作，①传达中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大纲，有的进行了党活动分子会议，并印发了小讨论提纲，在支部小组中分题讨论；②进行

上扩大红军的动员（个别扩大与争取游击队共约七百人），③整理组织，医治伤病员，打草鞋进行战斗准备；④在城市中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大同盟，每天进行群众大会，初步发动了打土豪、抗日救国群众运动，收集了一批资料，现金约万元。”⑥这说明二、六军团在准备走远路、准备渡金沙江上是进行了充分准备的。

（二）把重伤不能随军行动的伤员寄放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在些参加暴动出来的工农红军士兵，哪个不晓得，我们这些人的亲人就是党和同志，我们的活路就是跟着革命队伍走，……因此谁负了伤，也不愿意让‘寄’，哭天哭地，总想跟着走。除了实在走不动的，我们不得不寄在可靠的老百姓家里，大部分轻伤号，上级还是想尽办法把他们带上走了。”⑦

（三）在经过云南的征途中，红二、六军团已注意到搜集一些过雪山的御寒衣物。“打到云南时，在打土豪时保留了一些皮、棉衣，为什么呢？要去与四方面军会师，要过雪山，这是为了过雪山用的。”⑧

（四）在入滇时，为了提高战斗力，改编了原抗日救国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周质夫本人也因有不良嗜好，难于作长途跋涉的远征，动员其回家。“周质夫本人，因吸鸦片烟的瘾大，行军中每天都要吃两次，不适应打仗，怎么行呢？后来就干脆动员回家原籍。”⑨

（五）在经过云南的征途中，考虑到征途艰险，周素园老先生年近花甲，随军行动十分不便，也拟动员周老去昆明或香港，此事由贵州地下党省工委委员、抗日救国军参谋长邓止戈同志找周老谈话，周在谈话中表示：“我快六十